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3/PV.6  
30 September 1988  
CHINESE

---

大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  
第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8年9月27日星期二，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卡普托先生（阿根廷）

- 巴拿马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索利斯·帕尔马先生讲话。
- 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先生讲话。
- 继续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人士发了言：

- 隆多尼奥—帕雷德斯先生（哥伦比亚）
- 谢瓦尔德纳泽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上午10点15分开会

巴拿马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索利斯·帕尔马先生的发言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今天上午，大会将听取巴拿马共和国总统的发言。

巴拿马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索利斯·帕尔马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代表大会，十分荣幸的欢迎巴拿马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索利斯·帕尔马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大会。我邀请他在大会发言。

索利斯·帕尔马总统（巴拿马）（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代表巴拿马共和国政府，对阁下主持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感到十分高兴。阁下的经验和能力，以及对国际问题的真知灼见，尤其是对中美洲和平事业的熟悉程度，无疑将有助于大会在审议复杂而微妙的问题时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我也想对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外交才能作特别的赞誉。由于秘书长的努力，一些与我们利害攸关的问题已取得了重要的结果。值得赞扬的是秘书长还为和平事业，尤其是为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停止敌对行动做出了极大的积极的努力。这些成果似乎使联合国缔造者的理想更接近于实现，使本组织作为一个集体安全体系有效的行使其职责。

从秘书长的报告中我们能学到许多东西：在外债问题上，有必要承认债务国和债权国应当共同承担责任；在军备竞赛和经济发展不平衡之间有着联系。此外，还有一个资本净外流的问题，拉丁美洲国家由于偿还债务一直受着资本外流之苦。所强加的偿还条件与偿还能力很不相符，甚至与最基本的公平准则也不相符，这就是对债权国的生动的控诉。

我们大陆出现持续十年的零增长，在其他许多地区，甚至出现财富生产下降的现象，这就是对我们世界持续出现的不平衡现象的不可辩驳的谴责。事实的真相是财富越来越集中于极少数国家的手中，而大多数正在试图挣脱贫困与落后的枷锁束缚的不幸的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却在增大。

如果说根据估计到本世纪末可能有两亿拉丁美洲人生活在贫困之中的话，那么可以肯定这就是非常充分的理由说明这个问题要求立即通过拉丁美洲的一体化，摒弃传统的考虑，采取行动。

除了在各地面临的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之外，我们深感不安的是国际冲突使这个世界处在一种不稳定和令人不安的状态之中。

尽管如此，我应当指出，最近两个大国之间就削减某种类型的核武器达成的谅解给我们带来了希望：这个世界正在避开一场大屠杀的危险，而且可以把巨大的资源转用来解决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鼓舞人心的是，几十年来在人类的多数人当中造成恐惧和不安的主要根源现在似乎已经不造成那么大的威胁了。

然而，这些限制核军备的协定是同大国之间的新的安全概念一起出现的，这些大国认为必须进一步强调把常规武器作为一种征服弱小国家人民的工具。这反过来就意味着人们重新强调在具有区域或全球战略重要性的地区设立军事设施的重要性。

因此，当这个世界逐步走向和平的时候，一种新的威胁笼罩在许多不发达国家的头上，对巴拿马来说，情况尤其是这样，因为现在美国比在同苏联达成协定之前更加重视它在巴拿马土地上的军事基地。

正因为这样，美国不希望履行它根据目前的《巴拿马运河条约》所承担的义务，而是寻求在已经同意的时间到期之后延长它在我国的军事存在。

这样，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我们最为重要和宝贵的自然资源正在被转变成为对我们主权和独立的最大的威胁。在我们看来作为加强国际贸易和促进我们自己发展的海洋之间的一座桥梁在别人看来正在变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战略地位。我们为世界的利益所提供的别人却想用来控制这个世界。

我们巴拿马没有任何野心，也不想行使权力。我们只是希望能够允许我们在正常的条件之下发展我们的能力和潜力，以便从物资上和精神上改善我们人民的条件。

目前笼罩在小国人民头上的另外一个巨大的危险是谎报消息。 一个大国使用谎报消息的武器来征服一个较小的民族，它利用它那公认的巨大的能力来影响和控制搜集、编造、散发和发表新闻和评论的系统，从而建立了一个操纵全世界公众舆论的网络。

面临新闻媒介歪曲情况的广泛的做法，某些社会目前处在无法维护自己的状态，这是我们时代的最可怕的问题之一。特别是对不发达国家的人民来说，更是这样，他们非常容易受到谎报消息之害。如果说这一弱点被某些国家或地区霸权主义者利用，如果其战略包括采用、输出和引进纳粹法西斯主义的方法——联合国正是在打败纳粹法西斯主义之后诞生的，那么现在人们应当考虑采取广泛行动的必要性，以便防止人类偏离正确的道路走上歧途。

有人操纵人心，以精心策划的方式在巴拿马的社会里挑拨离间，这种做法已经扩大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用编造的事实来代替真相——这种编造事实的做法是符合本届美国政府的意愿和图谋的。

人们应当还记得，在过去的两年里，谎报消息一直作为一台宣传机器在运转，其目的就是在各地编造一种有关巴拿马及其最高层官员的丑恶的形象。

如果我现在在这里说针对巴拿马国防军总司令玛努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将军的这一场运动只不过是美国本届政府的代理人安排和散布的一种罪恶的谎言和欺骗，如果我指出巴拿马国防军在诺列加将军的领导下一直出色地同毒品贩运进行斗争，那么这个会场里的某些杰出的政治家和官员也许会认为我指的不是已经受到如此巨大压力的同一个人。

那么，真相又是如何呢？

1988年7月12日，美国毒品控制机构主任约翰·劳恩先生在美国参议院宣布他从来没有看到任何说明诺列加将军同毒品贩运有关的证据。 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就是在世界公众舆论中创造一种有关巴拿马及其领导人的形象，这种形象只

不过是美国自己编造出来的，是美国的代理人虚构的，并通过其控制之下的渠道加以传播和散布，其目的就是让美国的目标显得体面和可信。

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美国人民一直被灌输有关巴拿马的那些令人遗憾的谎言，使他们害怕巴拿马。在执行这一计划的过程中，不仅是违反了联合国的准则和基本原则，而且也侵犯了人类的最基本的尊严。

巴拿马国家今天所蒙受的一切值得本组织会员国政府予以最仔细的重视和认真的考虑，因为一场新型的征服战正在针对巴拿马共和国进行。

自从今年2月底以来，本届美国政府对我国犯下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侵犯国际法基本准则和和平共处规则的行径。我要义正词严的指出，我国政府有充分的理由担心美国对巴拿马共和国发动直接的军事侵略。向我国政府派驻外交或领事代表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非常清楚我说的是什么。

随着今年2月26日的总统继任——我当时接任了宪法规定的国家元首，所有的伪装都撕破了，美国政府的目的暴露在全世界的眼前，即推翻合法的巴拿马政府，强行建立一个事实上的政权，这个政权的头目承诺重新谈判“巴拿马运河条约”中那些保障巴拿马人民于1999年12月31日中午明确的巩固一个独立、自由、主权和中立国家的条款。

我强烈敦促所有代表最突出地集中注意我国和我国人民蒙受的、我现在将要描述的痛苦和严重的苦难。

巴拿马曾经是一个繁荣、安宁、幸福和简单的国家，拥有令人满意的增长指数。对话一直是解决我们国内和国际分歧的正常途径，直到我们突然发现，不和被阴险的注入了巴拿马社会，其战略是打着政府体制不民主的幌子征服我国。

长期以来，我们明白，使“民主”这个词具有任何真正意义的唯一办法就是高度的民众参与和公正的分配财富和智慧，以使所有方面都能够参与政治决策机构和享有增长的利益。

我们意识到生搬硬套和强加的体制所固有的弱点，因此一直致力于发扬民主的重要实质，与限制着个人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不公正和社会、经济障碍的实质进行斗争，因为这些现象有害于人类尊严。当然，这种思想方式引起了某些人的对抗。这些人觉得特权受到了威胁；他们在一个有形式上民主的政权下累积了特权，但无法维持下去。另外一些部门也表示对抗，觉得我们行动的速度太慢了，因为解决问题不能拖延。我们接受了这些反应，认为是一个国内问题。我们觉得完全不能接受的是，一个外国居然会不惜一切的谎报消息，操纵人们的头脑，以进入这些部门，迫使他们采取违反我国利益的行动。

民主是通过统治和被统治者联合努力的日常行动建立起来的，旨在建立真正的经济和社会公正，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一种每个国家都有权利为自己争取的新的生活方式。没有那一个国家能够自己赋予自己权利来干涉其它国家，以把一种违反该国自决的体制格局强加给它。

当美国政府着手冻结属于巴拿马国家银行、属于巴拿马人民的四千五百万美元，以此发动了一场猛烈的运动以在巴拿马银行体制中制造广泛的不信任时，我们的主权遭到了侵犯。这是一起早就制定的计划中规定的行动，以摧毁巴拿马的银行中心；这一目标和那些破坏运动不一回事，是几年前就曾经试图实现的。这一行动是如此武断，以至包括不给巴拿马国家银行公正的待遇，使它无法将这一案件提交美国法院，甚至无法获得任何关于自己资金命运的消息。

同样，还有一件令人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美国政府决定保留根据《巴拿马运河条约》支付给我国的款项，以及美国个人或公司根据我们的财政立法，应该以税收或关税形式支付的款项。

除此之外，根据美国总统1988年4月8日的行政命令，国务院授权个人绝对肆无忌惮和不受任何法律控制的被强行扣压和存在美国联邦储备局银行中的公共和私人的巴拿马资金，这是毫无先例的。为了提供援引战争权利法的理由，这

项行政命令荒唐的声称,我国政府“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了异乎寻常的威胁”。

从任何角度来说,象巴拿马这样的国家都不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我们合法的行使自己的独立、主权和自决不可能对世界上任何人民构成威胁。然而,当美国在与另一国关系中采取武断行动、随心所欲时,这当然会造成严重后果。政治领域内世界领袖在执行和制定政策方面负有极大的责任。

美国已经向巴拿马共和国宣布了经济战。在这场战争中,战争的影响不是通过生命和物质损失来计算的,而是通过严重的政治、社会、经济和道义损害来计算的;这些损害对整个巴拿马人民造成了严重影响

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将下降20%以上,达20多亿美元。在一个两百多万人口的国家,这种突然穷困使加强民主机构的整个工作变得更加艰难。

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工作来源、生产资料遭到破坏和我们的资源受到掠夺,当对我们人民的粮食和药品的供应处于严重危险之中的时候,巴拿马怎么能够不用最强烈的措词提出抗议呢?当其财政谈判遭到破坏,当被扣下的巴拿马公款受到史无前例的海盗方式处理的时候,尤其当驻扎在我们领土上的美国基地随时可能发动军事袭击的时候,巴拿马怎么能够不提出抗议?

请允许我现在阐述一下巴拿马人民为什么越来越害怕受到直接军事干预的原因。我们现在正面临一种明显的、确实的、和持久的威胁,人们可以从我已经提供和现在将继续提供的事实中看到这种威胁,因为整个国际社会需要知道这些事情。

1977年《巴拿马运河条约》允许美国军队在我国的存在,其目的只是保卫和保护这条海洋间运河。然而,这种存在现在已变成一个谋求霸权和势力的基地,尤其是自1986年从根本上重新调整这种军事存在的性质和目的以来。

随着南方军的建立,和南方军司令部内指挥系统的等级制度的改编,以及随着军队和军用品的大大扩充,美国军事基地成为旨在具有计划和发动对其他国家武装

袭击的结构的一部分。1988年初，美国在巴拿马的总兵力比《巴拿马运河条约》所规定的人数超过了好几千。

在今年2月27日和3月的头几天，擅长发动突然袭击的突击队同82空降师的一支精锐部队、专门研究电子战争的小组和300多架战斗直升飞机和部队运输直升飞机以及控制和占领城市中心的特种部队，一起来到巴拿马。

稍后，1300多名士兵、800名海军陆战队员、战斗直升飞机和进攻性军事设备（这些设备从来不是美国用来保卫巴拿马运河的军事设施的一部分）来到巴拿马。

战斗机接管了巴拿马天空。它们频繁地进行不仅针对巴拿马国防军设施而且甚至针对挂不同国旗的国际商业飞机的威胁性演习。

携带更多的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武器的部队源源不断地到达，增强和接替那些已经驻扎在巴拿马的部队。此外，每天没完没了地进行军事演习和战争演习，其目的只能是炫耀随时发动进攻的实力。

我现在愿再次提及秘书长的报告，以便重申巴拿马共和国作为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在联合国对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向我们提交的这份重要文件中处理的问题一贯坚持的立场。

我们同意秘书长对中美洲表示的关切，并正如巴拿马在孔塔多拉集团和孔塔多拉支援集团中所做的那样。我们坚决认为必须停止施加压力和外国干涉，这样中美洲共和国能够在埃斯基普拉斯第二项条约通过的广泛协议的道路上一往无前。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报告还提到最近出现的藐视国际法的表现，这是一个对我国和我国人民至关重要的问题。

如果各国不充分执行我们已经加入的并正在生效的条约，这将意味着整个国际法结构和有组织的国际社会的基础的崩溃。秘书长用充满严重后果的警告的言词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看到我国由于美国决意无视1977年《巴拿马运河条约》所承担的实质性义务而正在遭受的痛苦，我愿补充一些最后的看法，因为藐视国际条约含蓄地意味着各国共处的道德基础发生十分严重的崩溃。

当武力取代国际法准则的时候，这就给各种各样的滥用打开了大门。美国在我国驻有外交使团，但不承认我国政府；这个外交使团继续从事颠覆活动，我们不能要求它从我们的国土上撤走，因为我们确信，这将被用作对我们使用武力的借口。这是滥用实力的一个新的方面。这是一种耻辱，一种对国家和其领导人的尊严的侮辱。这是对各国人民的法律的不尊重。

巴拿马不是唯一的脆弱国家。许多其他国家现在冒着同样的风险和面临着同样的威胁，我们只有更加坚定地团结一致才能避免这种威胁，因为对弱国的唯一保护取决于我们共同捍卫美国正在违反的原则。

决定一个政府是否合法的权力和把一个主权国家的资金送给个人随心所欲地使用的权力难道不是对所有人的威胁吗？

只有通过所有国家现在最坚定地团结起来，并采取具体步骤迅速实现一体化，才能保证巴拿马将是一系列类似情况的最后一个。

不结盟国家运动构成的政治联盟是国际社会一种强大的道德力量。这种毋庸置疑的政治力量现在必须使其影响扩展到经济领域，以在弱小国家中间产生更大的声援。这是防止那种正在影响我国的局势的最好的保护。拉丁美洲在其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问题方面承担的极为沉重的负担，使大批人民陷入绝望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以民主、正义和自由的名义把不和带入这些社会，会引起与这些同样的理想截然相反的后果。

一百六十七年前，美国最著名的缔造者之一约翰·昆西·亚当斯以预言的口吻提醒其政府注意越过边境企图打垮罪恶之敌的威胁，他警告说这种后果将会严重地削弱其自由理想的形象。

我国以及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深感愤慨和不安的是，美国政府现在正使用罪恶的干涉手法，以实现其对整个大陆进行控制的计划。经济薄弱的拉丁美洲国家把美国政府正利用其经济和军事力量使巴拿马屈膝这一事实看作是令人可憎的先例。这一政策会变成美洲大陆发展和美国资本正常支配的严重的和无法卸脱的负担。

外国投资会引起担忧和完全有理由的恐惧，在拉丁美洲国家中尤为如此，这些国家突然发现它们必须把这种投资看作是帝国主义阴谋的潜在工具。

现任美国政府对其在巴拿马的公民所开办的公司下达的命令和禁令，实际上等于给其外国投资贴上武装侵略的标记。

很多国家象巴拿马一样，在其发展进程中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这些国家改变了它们的政策，更新了它们的方法，在训练素质良好的人员方面投入了力量和宝贵的资金。它们修改了其法律并签署了各项协议，以便有助于吸引外部资本来加强其经济。

然而，如果这些国家现在发现其经济与美国投资紧密相连的巴拿马突然陷于美国政府利用各种纽带所产生的相对依赖关系中时，如果它们看到美国把这一事实当作武器来扼杀巴拿马的经济、使其政府屈服并奴役其人民，那么它们就必然会产生严重的担忧。在世界经济中，一个靠寡廉鲜耻而大赚美元的经济模式只能引起人们的恐惧。

巴拿马一直为人类的利益而积极地履行其作为大洋间交通中心的国际职能，我们不怕前进道路上出现的任何困难，也不惧一切蓄意设置的障碍，将继续以绝对的自我克制能力履行这一历史使命。为此，我们要求别人尊重我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尊严。我们要求别人充分遵守有关任何使用和保护的各项条约的条款，以便在本世纪末实现对任何的充分控制和保证其严格的中立性。

鉴于联合国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全体人类要求实现和平，那么我必须唤起其汇聚于此的会员国所代表的充分的道德威慑力量，以保护一个受到威胁和侵略的国家。

我国政府渴望和平，并将寻求对话和达成建立在广泛基础上的协议，以解决其所有的国际争端。我愿在此指出，巴拿马已证明自己能够抵抗侵略，并以巴拿马人民的民族感和主权概念而维护了我们的尊严，这种感情在我国人民中代代加深。无论我们面前的斗争的力量对比是多么不平等，都不会摧垮我们的意志。

蓄意加深分歧和加速对巴拿马的侵略的行为只能使我们各国人民进一步对立，给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的破坏。后果只有如此。相反，我们大家互相伸出手来达成谅解则会大大促进整个国际社会的相互利益。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巴拿马共和国总统刚才所作的重要讲话。

巴拿马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索利斯·帕尔马先生在陪同下走出大会堂。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为了便利大会的工作，我现在不得不就大会堂里的喧哗，走动及祝贺，向各位代表提出请求。当然一个发言者讲完话之后，向他表示祝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应向大家提醒的是，往往出现这种祝贺的时候，另外一个发言者正在发言，因此我再一次请所有代表谅解，协助维护秩序，并进行在本会堂中保持安静与礼遇，不要进行祝贺，以免影响另一个发言者的发言。我希望所有成员都能够理解有必要在这方面与主席进行合作。

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先生讲话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大会现在倾听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讲话。

赞比亚共和国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代表大会，荣幸地欢迎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罗伯特·加布里埃尔·穆加贝并邀请他在大会发言。

穆加贝总统：首先我要向你丹特·卡普托先生表示祝贺，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主席。你的当选不仅反映了你的外交才干，也反应了贵国作为一个不

结盟运动的重要成员在国际上所享有的尊敬。我们相信在你有能力的领导下，我们的努力将会获得成功。

彼得·弗洛林先生在任职期间工作非常繁忙。除了主持四十二届常会的会议之外，他还得邀请主持几个大会的续会和特别会议。国际社会对他的信任是再合理不过了。我们对他表示感激。

当然，秘书长正是国际主义道德的体现。在他第二个任期中那些动荡和焦虑的岁月中，只有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稳定和坚强的决心才使我们组织恢复到了目前的崇高地位，即使依然有人对联合国进行诋毁。虽然联合国的命运尚未完全变好，但是我们已经走过来了，秘书长也无需担心他会面临联合国的解体。相反，他现在主持着和平会谈，从海湾战争到阿富汗、塞浦路斯和西萨哈拉，所有的和谈都是在联合国的主持下或者根据联合国规定的条款进行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是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秘书长任期中特有的耐心和谨慎的外交艺术的结晶。我们不结盟国家对于我们运动中的一个关键成员——秘鲁——的一个杰出外交官的成就感到十分满意。

和平在一些冲突似乎不能解决的地区出现和联合国好运的再现，是国际舞台上今天的中心特点。两伊战争是从一九四五年以来最痛苦、破坏性最大的战争。但是，两伊战争的战火已经消失了。从前的交战双方现在在日内瓦坐在一起谈论和平。这一和平的基础仍然是安理会第598(1987)号决议，安理会的不结盟成员国的代表在决议的产生和平衡方案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敌对行动的停止不仅结束了两伊人民的痛苦，也使这两个国家有机会重建家园和发展，并且消除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因此，我们呼吁这两个不结盟国家和联合国的会员国在寻求持久解决这一冲突努力中与秘书长进行合作。

在联合国的主持下，秘书长的私人代表迭戈·科多韦斯先生——他当时是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现在是不结盟运动在拉丁美洲的关键成员厄瓜多尔的外交部长——谈判签署了日内瓦阿富汗协议。根据这一协议，成千上万的外国军队已经

撤离了阿富汗。这不仅创造了条件，使阿富汗人民能够不受外来干涉地决定自己的命运，也消除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我们呼吁有关各方尊重这一协议的文字和精神，使有关各方能始终如一。

在南部非洲，我们看到了安哥拉、古巴和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三方协议。这一协议规定南非军队从安哥拉撤出，并且有可能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我们欢迎宣布停火，欢迎南非结束其对安哥拉主权领土的非法占领。我们真诚希望，南非能够遵守三方协议的文字和精神，并将能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

在非洲其他地区，由于联合国的作用，西萨哈拉长达13年的战争很快将有突破。我们特别注意到秘书长上个月提出的建议，先宣布停火，然后由西萨哈拉公民，包括居住在难民营里的难民，举行公民投票。我们也满意地看到冲突的双方摩洛哥和波利萨利奥响应非统组织的号召将很快进行直接谈判。我们希望萨哈拉人民自决这一中心问题能够得到永久的解决。

柬埔寨问题上也有新的松动。越南已经许诺从柬埔寨撤军，有关各方也已经在雅加达举行了非正式会议，并对东南亚问题解决后的秩序的实质进行经常的接触。我们不结盟运动国家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加紧寻求体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在塞浦路斯分裂这一烦恼的问题上，我们最近也看到由于秘书长的努力而产生的令人鼓舞的行动。我们希望这一问题也能够取得进展。

最近国际舞台上紧张局势的缓和并没有能改变我们非洲地区面临问题的实质。不结盟运动始终认为，种族隔离是冲突的根源，南部非洲要获得和平与安全就必须消灭这一制度。前线国家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依然严重。数百万无家可归的人、无辜的男女老少和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悲惨的难民经常奔波，寻求食物和安全。就在一个月以前，我荣幸地前往挪威奥斯陆参加了南部非洲境内难民、回返者和流离失所的人的困境问题国际会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南部非洲的难民问题这还是第一次。会议确定由于种族隔离政权的破坏稳定行动而造成流离失所的人数已达到五百四十万。成千上万的老人、病人和儿童在我们社会中处境最为艰难，他们不能寻到安宁，而只能做为残暴分子或由比勒陀利亚资助的土匪的刺刀的殉葬品。

在南非国内，大多数人依然遭受种族隔离政策的迫害，他们没有犯罪，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肤色。成千上万的人被关进种族隔离的监狱中。世界必须注意这一点并采取行动。不能对种族隔离制度采取姑息养奸置若罔闻的态度；必须将种族隔离彻底铲除。除战争以外，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手段就是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由整个国际社会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那些反对制裁的人的论点越来越显得空洞无物和难于自圆其说。制裁可能使某些黑人和白人失去工作，但毫无疑问会削弱种族隔离制度。不实施制裁使种族隔离安然无恙。种族隔离是杀人的。制裁可以对南非的少数白人产生强大的心理作用。因为没有人是一个孤岛，也没有一个国家是一个孤岛，即使是一个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者的国家也是如此。

中东是另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而实现和平的目标仍然是渺茫的。以色列仍然继续占领被它侵占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这些被占领土的公民手无寸铁地对抗以色列的真枪实弹，造成了大量伤亡。在过去九个月中被占领土的起义并不仅仅是勇敢的问题。没有人希望死亡。这是为绝望所逼。巴勒斯坦人民象所有人类一样，希望行使他们自决的权利。以色列必须撤出被占领土并使巴勒斯坦人民得到自由。我们认为只有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国际和平会议解决中东问题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才能给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带来和平和安全。

在中美洲，阿里亚斯计划提供了一个和平的具体的和可行的构架。虽则时停时续，但是在存在着起义问题的国家里谈判在继续进行。我们特别注意到尼加拉瓜政府继续向反对派伸出手，要求他们继续谈判。该计划所呼吁实施的停火被一再的延长现在仍然有效。如果呼吁或者造成放弃这种停火就将是不负责的。该地区的国家不应采取恫吓政治或暴力外交。至关重要的是，为了中美洲人民和政府，为了国际和平和安全给予阿里亚斯计划一个成功的机会。

外国军队继续留在朝鲜半岛，是这片土地不应该存在的分裂局面长期化并导致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因此我们要求所有外国军队撤出这一地区并呼吁举行有关统一这一半岛的会谈。

在一个拥有使世界末日到来的破坏性力量的时代，为减少战争的手段进行合作成为绝对必要。国际社会在1978年召开的第一届大会裁军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已经明确制订了裁军领域的优先任务。其中首先一个就是有必要防止核战争的爆发。不结盟国家已经声明核武器的使用除了违反《联合国宪章》外，也是对人类的犯罪。为此目的，它们已经呼吁所有核武器国家，在实现核裁军之前，签署一项放弃使用核武器的约束性的文书。在此期间，核武器国家做出庄严的宣言，表明它们将不首先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将是可行的。同时，裁军谈判会议必须寻求途径，完成大会所责成它的有关防止核战争的议程项目的任务。

显然，只要核军备竞赛继续存在，只要核军备继续存在于国家的军火库中，核战争的风险依然威胁着我们。因此必须采取紧迫的措施停止核军备竞赛并开始进行核裁军。我们欢迎苏联和美国去年的所缔结的消除中程和短程导弹的条约。然而，该条约的缔结虽然有着重要的象征性意义，代表着在我们时代在裁军领域的第一个重要的步骤，但不应该使我们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它所代表的仅占核弹头的4%，而剩余的96%继续得到不断的改进和变得更加精确、更具有杀伤力和更适宜于使用，而这些武器仍然威胁着我们。现在不应只是自我祝贺，而应该进行新的努力消除剩余的数量更大的核武器。为此，我们呼吁美国和苏联尽快努力实现它们所制定的削减50%的进攻性战略武器的目标。

虽则双边裁军谈判是重要的，但在另一论坛所取得的成功不应用来阻止联合国在这一方面发挥作用。联合国作为唯一的全球性论坛，在所有影响人类大多数的问题上都要发挥中心作用。因此，去年在双边裁军谈判所产生的推动力没有使大会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取得具体的成就使我们感到十分的遗憾。不结盟国家一贯认为双边和多边裁军谈判应该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而不应相互妨碍或取代。在全面核禁试条约、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核裁军、化学武器、常规武器和制定综合裁军方案这些对所有国家都至关重要的裁军问题上尤其如此。对南非和某些西方国家和以色列之间所持续进行的核合作，我们国家感到特别的不安。正如我们所一贯警告的那样，比勒陀利亚现在公开承认它有能力生产核武器。因此我们希望那些

对向种族隔离政权转移有关技术负有责任的国家现在停止与该政权在这一领域和其它有关领域进行进一步的合作。南非的核武器化不仅对我们大陆的一部分构成直接的威胁，同时也妨碍了《非洲非核化宣言》的实施，同时也威胁了国际和平和安全。根据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六十三段(C)的规定，安全理事会有责任保证《非洲非核化宣言》的实施不受阻挠。该机构必须立刻制定措施防止南非继续核武器化。此外，我们认为南非向三个参加了不扩散条约的核武器国家所提出的举行谈判讨论它加入该条约的问题只不过是一个诡计，目的是推迟国际原子能机构取消其资格的日期。因此，我们并不认为有必要举行任何谈判同时我们呼吁该机构的大会立即取消南非的资格。

在继续谈及非洲和核武器问题时，我希望在此会堂里强烈地抗议工业化国家无情地在非洲倾倒它们的核和有毒废料。非洲的本身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何况还要成为富有的北方国家的垃圾箱啊。让最贫穷的国家成为它们所并不分享的“进步”的最可怕的后果的受害者是不公平的。

印度洋是该地区沿岸和内陆国十分关切的另一个区域。大会通过《印度洋和平区宣言》七年之后，印度洋特设委员会仍然纠缠在关于程序和方法问题的无益争吵之中。同时大国使印度洋军事化的步伐正在加快，设想中的科伦坡会议一再推延。由于那些反对召开该次会议的人们以该区域是紧张集中点作为不能召开会议的理由，现在阿富汗和海湾地区问题的解决应铺平通往科伦坡的道路。我们强烈希望，不能再次将会议拖延到目前所制定的1990年以后。

在过去一年里影响到国际经济的严重危机没有任何减缓的迹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仍然要么萧条，要么不存在，甚至出现负增长。商品价格仍低于可接受水平。外债继续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带来沉重损失。高利率大大加剧了偿还债务的负担。除此之外，资金继续从南方穷国流向北方富国。

相互依存的现实使得这些问题成为每个国家的现实。解决办法需要通过一整套全面措施，解决问题的各个方面，并有利于恢复和加速负债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



国际发展战略赞同了将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0.7%用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资源援助的官方发展援助目标，必须尽快实现这一目标，还必须尽快实现实质性新行动纲领同意的将国民生产总值0.15%用于援助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目标。

1986年大会通过了《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与发展行动纲领》。人们对《纲领》寄予厚望，但迄今为止，尽管该地区各国在过去两年里已作出重大牺牲，我们仍未看到任何非洲经济复苏。

仅在一年前，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提醒我们，贫困是当今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热带地区的人们可能会因经济原因而迫不得已地砍伐雨林，但纽约、伦敦和东京同样会感觉到这样做的后果。今年人们普遍谈论温室效应问题。环境委员会告诉我们，转变这种趋势的可行途径可能会提高第三世界的生活水平。

单方解决办法是不可能的。所需要的是全球对话。我们不结盟国家运动一贯主张多边解决办法。我们已要求恢复南北对话。我们已要求召开普遍参加的关于金融与财政的国际会议，以便满足国际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筹资要求。我们还曾指出，涉及债权国和债务国、多边金融机构和国际私人银行的有关债务问题的国际谈判是寻求持久解决目前债务问题的必要步骤。

我们不结盟国家运动随时准备以任何可能方式促进真正开展对话。今年年初，不结盟经济合作委员会在哈拉雷举行会议，估价南北对话的状况和制定振兴对话的建议。我建议诸位仔细研究和认真考虑支持这些解决的文件。

然而，不结盟运动只构成国际大家庭的一部分。全面解决目前的国际经济危机需要全体成员的参加。我们希望，由于超级大国关系解冻而成为可能的对话气氛将洋溢到经济领域内去。因此，我们满怀希望的注意到多伦多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吹来的和风。多伦多的建议尽管有限，但设想了取消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债务，这反映出一种明智的态度，我们希望这将成为工业化国家解决整个发展中世界债务危机问题方法的一部分。

今年晚些时候在蒙特利尔举行的高级会议上将进行中期审查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这次会议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次独特的机会，以便估价目前乌拉圭回合会谈的发展情况和重申他们致力于寻找持久解决影响到目前国际贸易体系的弊端的办法。在这些谈判中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试图否定国际合作精神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利益的做法。必须抵制为了自我利益而贬低或脱离《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长期原则和规定的企图。

近年来在概念上理解这些经济问题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造成的威胁方面已经取得巨大进展。现在是将这些概念转化为政策的时候了。我们不结盟国家运动随时准备积极参加这一进程。我们相信其他国家愿意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

我想回到联合国和多边主义概念的问题上来。八十年代将被作为脱离多边主义的十年而载入本世纪的历史。我们当中许多人希望，八十年代的这种现象没有达到顶点，而正在下降。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不那么令人乐观。联合国仍然陷于意制造的财政危机之中。秘书长实际上已经成为街头上举着帽子要钱的乞丐，以此来使得联合国不至于关门。这是十分不体面的。当联合国在制止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方面的作用不断加强的时候，这就更不能令人容忍了。

我呼吁全体会员国充分履行它们根据《宪章》而庄严承担的法律义务，支持秘书长的工作。

在这方面，我在结束发言前重申不结盟运动对本组织崇高理想的承诺。在你履行艰难的职责时，我向你保证不结盟国家运动将继续予以支持。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希望代表大会感谢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刚才所作的重要发言。

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厅。

## 议程项目九(续)

### 一般性辩论

隆多尼奥—帕雷德斯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哥伦比亚人民和政府最热烈的祝贺你当选为本届大会主席。我们深信,你众所周知的能力和对民主价值准则的献身精神将对我们的工作圆满成功作出贡献。

大会第四十三届年会是在乐观的气氛中举行的,这种气氛产生于由于大国之间签署的协议所出现的缓和气氛。这种气氛和秘书长的明智努力正在恢复对联合国系统的信心和联合国系统的信誉。

我们认为,这对使这一论坛成为一个世界谅解的真正中心来说是吉祥的时刻,不仅使这一论坛成为继续致力于必免冲突、促进解决争端的中心,同时也使其成为进行调解的真正场所,使我们能找到有效的手段,保证所有国家享受真正、稳定和持久的和平。联合国已表明有精力和能力进行重大的变革,令人信服的提出措施,建立更高的生活水准和适用于世界不同地区的更好的发展模式。尽管如此,各大国也必须准备利用这一有效的机构以实现这些目标。

让我们希望,我们正在目睹的联合国得到加强的情况将使其发挥其以前在捍卫和平和促进世界穷国更迅速的发展方面从未发挥过的作用。

在致力于巩固其脆弱的发展进程时,第三世界国家在诸如粮食危机、暴力、不发达、经济问题和有时存在的政治不稳定等方面所面临的情况给它们造成了令人痛苦的威胁。

同样重要的是诸如贩卖毒品和恐怖主义等破坏稳定的因素造成的局势。在这方面,我们的主要关切之一就是参与这些活动的集团的代表获得资源的方式,他们利用这些资源来打击法制和民主机构。错误和无理智的贩卖军火的做法在全世界泛滥,其所带来的破坏因素给那些必须忍受这些因素的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些破坏性因素通过对民主和全民选出的政府的内政加以干涉而破坏了这些政府的稳定。

一旦我们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普遍的虚伪就变得很明显。这是因为，正是那些声称捍卫和平与安全的国家向那些在世界其他地区破坏和平与安全的国家提供战争武器。某些武器制造商经常鼓励贩卖军火的商业利润，而整个世界毫无例外地深受追求经济利益和攫取暴利的变态心理之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相信，该问题必须果断和勇敢地加以处理。这因为在国际舞台上，大国在部分摧毁自己的核武器的时候，我们不能继续忽视问题的严重性，也不能无视其不良后果。

同样，我们要谴责使用化学武器。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化学武器的使用作辩解。我们呼吁大会不仅仅要谴责那些使用这类武器的国家，而且也要谴责那些为制造这些武器提供原料和技术援助的国家。因为在这个方面，使用这类武器的国家和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为了其他任何理由而促进这类武器使用的国家都负有同样的责任。

我们重申，我们无条件地遵循《联合国宪章》关于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规定。我们强调，希望能够在干涉内政和人民自决的永恒原则的基础上就中美洲冲突达成谅解。

因此，我们重申与拉丁美洲其他一些民主国家所共同承担的义务，建立永久的政治协商和合作机制，捍卫各自国家的自主和尊严，并世代地保障和平、民主和社会经济进步。

今天，我们谨希望为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问题所展开的谈判可以尽早地恢复。主席先生你知道得很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是声援贵国的。

我们也满意地注意到在朝鲜半岛所进行的对话出现了令人振奋的迹象。我们在本届大会的会议上将很乐意地听取当事双方代表的意见。

目前，象阿富汗、南部非洲和西撒哈拉地区这类非常敏感的冲突正逐步得到解决，此外当然还有伊朗伊拉克之间的敌对战争得到停止，我们和整个世界一样，都

感到很满意、很乐观。我们谨希望明年我们将能够在这个会场上欢迎自由的纳米比亚代表参加会议。

我们希望，在其他任何冲突方面，安全理事会将采取行动根据《宪章》的条款，并以同样的调解作风，来促进所有人类的和平。安全理事会的潜力应该完全地加以利用。

正是出于这种信念，哥伦比亚参加了安全理事会分配给拉丁美洲的理事国席位竞选。哥伦比亚认为，在理事国地位上，它能够在今后两年内为解决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作出积极的贡献。我国很荣幸地得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的一致赞成。我们同样希望能获得大会的信任票。

南非和种族隔离问题再一次列在大会的议程上，这样做完全正确。因为尽管我们认为南非并不是世界上唯一实行种族歧视政策的地方，但是南非的种族歧视具有其独特的丑恶面，因而在道义上站不住脚也不人道。

因此，我们重申我们声援南非人民。他们在现有的丑恶制度下，饱受煎熬。我们也声援直接参加这场斗争的南部非洲各国。

我们有着不可推卸的义务找出确实可行的方案来加强和平。我们尤其负有义务制定国际合作措施，使第三世界所有国家都能快速和平衡地发展。记得我国总统

比尔希略·巴尔科先生于两年前在大会上发言时，曾呼吁召集“联合国系统内所有有关机构负责的官员制定为消除赤贫立即展开行动的规划基础，以便能够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各国政府提供这一规划。（A/41/PV.18,第7页）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要荣幸地告诉大会我国总统当时的要求已经结出硕果。这就是，上个月在卡塔赫纳举行了第一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赤贫问题会议”。根据与会者的要求，我要把会议的结论提交给大会审议。

在这一方面，我们相信日益令人不安和担忧的外债问题必须立即得到解决。正是因为希望破灭而不是其他原因，才使得这个问题落入那些在不可推卸的义务面前

束手无策而只得声明自己无能为力的人们手里。我们已经陷入一场经济困境的深渊，它必须由负债国和债权国同时来解决。漠不关心、犹豫不决对于将我们解救出这个深渊是毫无帮助的。

同样，还有一点需要提到，即毒品贩卖问题。绝不能象极其虚伪的人那样，将这场斗争的负担仅仅压在一小部分国家的肩上。而这类国家的社会并不象其他一些国家的社会，不满足于生活在富裕之中而且吸毒。所有人都必须负起责任投入打击贩毒的战斗，并应该携手合作，在禁止毒品消费方面采取有效的控制手段。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都抱有同样的态度，而且我们所听到的声音使我们感到有希望在将来，那些消费国家会明确地接受它们在这方面的责任。

哥伦比亚是拉丁美洲最悠久，最茁壮的民主国家之一。在面对恐怖主义和贩卖毒品的威胁下哥伦比亚承诺保护和促进人权。对于政府和非政府人权机构的活动，我们都予以积极和无条件的支持。但我们要提出一个警告，即：如果人权要真正得到促进的话，必须制止任何为某些人的利益而把这些努力政治化的企图。

乐观的形势促使我们提议在1990年召开专门讨论发展的联大特别会议。我们认为这样的背景将能使我们客观地估计世界经济局势和在最贫困国家加速发展所需的措施。只要人们还在挨饿，无家可归，疾病缠身，有办法的人们不能无动于衷。团结是各民族，各国家继续生存的必要条件。

谢瓦尔德纳泽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俄语发言）：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大会本届会议的主席，这是个重而光荣的职位。

我们聚会于这引人注意的时刻，尽管在这个组织的工作日历上并不显眼。这个时刻充满了非凡的事件——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事件变为一种趋势，那么这些事件将能成为人类生活的准则。我们认为，这应成为本届会议的主要推动力，从许多方面而言，这届会议是世界社会的分水岭。我是在讲一个新的世界日历，这是各国，各民族人民正在努力创造，也是联合国正在努力创造的新的世界日历。

古典喜剧“自作聪明”的一位剧中人惊叹说，“所有的历书全是谎言”。然后今天已编成的日历没有欺骗我们。它告诉我们世界的变化：一种是理智的产物的变化。我们在那个日历看到了，莫斯科首脑会议；会上，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和罗纳德·里根交换了标志着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生效的文件；看到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的日内瓦协议；看到了首次销毁核导弹；看到了伊朗——伊拉克战争的停火。

所有这些都是理智的产物，是新的政治智慧的产物，替代过去阴暗的历史。它正在摧毁历来的互加于对方的“敌对形象”，并正在塑造合作伙伴的形象。

这使得我们能在正在出现的真正裁军范畴内讨论一个没有武器的世界，这在大会第三次关于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中已得到表明。

这使我们能够圆满结束维也纳会议，该会议是赫尔辛基欧洲安全合作会议进程中的一个主要里程碑。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1988年，这一年里还发生了许多其它引人注目的事件。1988年目睹了关于南部非洲的四方会谈；目睹了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动向；目睹了为解决朝鲜半岛问题而进行的接触；目睹了分裂的塞浦路斯直到最近还是不可调和的两派领导人之间进行的对话；目睹了对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关于解决西撒哈拉问题的建议的积极反应。

我将让自己把我国的党代会也列为今年的重大事件之一。该大会总的结论是“改革”是不可扭转的，在我们国内或国际政策中都是不可扭转的。我们国内发生了激剧的改变，——我在这儿引用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的话——已导致我们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新的应对办法。可以说，我提请各位注意的日历是该进程的结果之一。

两年前，我们曾在这里指出，集团或意识的考虑应让位于把和平作为最高价值的理解。只有由语言表达的宣言变为实际行动的和平，才能给予人类生存的机会。

苏联抓住了这个世界性的潮流，并把其自己的改革，即其复兴的进程融汇于其中。

当今，世界正沿着新的路线变革。由于各国的共同努力，并履行了新的政治思想的原则，这个世界已经能够避免战争的威胁。从很大程度上来看，这归功于各国领导人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意愿。这儿我同意昨天里根总统关于苏—美政治对话对此进程的有利影响的论点。

我们现在正不断向前——朝着全面安全前进。这需要真正的国际合作。这个世界性的国际联盟必须超越分歧。用艾伯特·爱因斯坦的话说，分歧与我们遭到的威胁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各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的兴起促进了这个联盟的形成，其中首先和最主要的就是联合国及其机构。它的主要工作单位、其引擎、其心脏就在这里，在我们这“和平大厅”之中，也在那些为加强缔造和平工具的力量的人们身上，我们为此感谢他们。

然而，没有比用共同努力加强联合国作用这一行动更能表达我们的感激心情，使其更强大，不仅成为一个独特的国际论坛，而且也成为确保世界、区域和各国安全的独一无二的全球中心。

我们认为，联合国因此就应该在消除人类的主要威胁——核灾难的威胁方面，发挥更为积极和直接的作用。我们愿意看到联合国在更大的程度上卷入核裁军的进程，卷入达成停止和禁止核武器试验的一项全球协定，卷入在世界各地建立无核区的努力。

空间应该成为联合国优先注意的领域。防止空间变成军事争夺场所对国际社会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今天这一点尚可做到；明朝就会太晚。

苏联曾经列举理由提议设立了一个世界航天组织。该组织可能包括一个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国际合作中心，它将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雷达站为基础，正如米哈伊·戈尔巴乔夫所提议的那样。



我们呼吁美国政府仿效这一榜样，从而减少我们对美国设在格林兰和不列颠的雷达设施的耽心。这样，我们不仅可以为空间国际合作打下实际的基础，还可以加强《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制度。

联合国能够实际地卷入解决限制常规军备的问题。苏联支持在联合国内设立一个常规武器销售和转让登记册这一想法，并准备参加制定此种登记册的参数。

只有对将科技成果用于军事目的加以控制，才能制止军备竞赛。我们支持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提议：在联合国秘书长之下设立一个小组，在新技术领域进行评估和预测。

如果我们重新看一看我们工作的各个实际方面，我们就知道联合国能够完成所有这些任务。首先，作为联合国主要机构之一的大会，应该更多地找出解决国际问题的方式方法方面作出贡献，特别是更新和改进它自己的方法和程序。

在此仅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决定应当卓有成效，应当以民主方式拟定和通过。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将是增加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联合国决定的比例，尽管也不应该贬低经投票表决通过的大会决议的价值。

还需要搞活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保证其成员之间更密切的相互交流。在有秘书长参加的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磋商中，定期审议冲突地区局势、确定促使局势好转的优先措施是十分有用的。人们感到有必要如《宪章》所设想的那样，定期召开安全理事会外长级会议。

在局势紧张地区召开安全理事会特别扩大会议的想法值得考虑。这种会议也可以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首都召开。苏联确认它愿意为在莫斯科举行这样一次会议充当东道国。

我们都对联合国负有债务。偿还债务是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的。如果除美元捐款外，我们能将创造性的思想应用于联合国机构的活动中，如果我们能恢复联合国作为通过联合努力解决国际冲突的中心这种主要作用，那么我们才算得上全额

偿还这些债务。

因此，别再惋惜神圣的国家特权了。苏联坚定地提倡加强国家主权，特别是在最强烈、痛苦地感到国家主权受到侵犯之处尤为如此。我们认为，外国军事存在——在其他国家领土上设立军事基地——以及因不加申报就将核武器运到或通过他国港口而对国家主权造成侵犯这类反常事态都是完全应该加以反对的。我们已清楚地表明，我们认为：任何军事存在都必须限于国家边界以内。

但是我们现在正在讲的是，为了全体的利益让出一部分国家权利——极为矛盾的是，这是在加强普遍安全的同时加强国家安全。

在一个互相依存的世界里各种事情的相互关系日益迫使我们某些国家特权让予国际组织。实际上，这种事情已经时有发生。军事活动不再是禁区。在消除了核查障碍以后，在开始了真正核裁军的进程以后，苏联和美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联合王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都放弃了自己的部分权利，因为它们允许对设在自己领土上的设施进行检查。这种检查符合普遍安全的利益。

由于在军事范畴建立了一些新的、先前无法想象的公开性规则，世界无疑是正在创造着一种共同的主权权利——生存的权利。当美国国防部长坐进一架绝密的苏联轰炸机的控制舱，当苏联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参观同样绝密的美国基地时这就不仅仅是顺应时代精神的礼尚往来；它表明，消除机密正在成为安全的一个因素。

我们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我们深信，今天已不再可能用战争的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简言之，战争不再是——事实上，它已经不再是——理性政策的工具。

让我们从区域冲突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个问题。尽管冲突之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燃烧和蔓延，它们仍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拖得旷日持久，令人难以忍受，但却没有带来积极的政治成果。

然而，当区域冲突中的干涉让位于国际社会促其解决的努力时，积极的政治成果却很快就会到来。任何人都不应阻碍这一进程。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提到阿富汗。

《日内瓦协定》并不是解决区域冲突中的一个孤立的地区性例证。它们是建立一个更健全的世界的连锁反应中的第一步。它们是世界政治中有希望的新开端，证明了政治思想上的质的改变。它们是带给其它区域的一条好消息。对《日内瓦协定》的任何违反破坏了这些成就。

苏联和阿富汗共和国正在忠实地不折不扣地遵守它们根据这些《协定》承担的义务。没有必要证明这一点。然而，有人正企图任意改变《日内瓦协定》建立的模式，从而大大地改变其意义。

一等到苏联军队开始撤出，不间断的违约事件就发生了。列举这些事件的一览表将彻底驳斥昨天在这里听到的该区域流血已经减少的断言。相反，恐怖已急剧升级并日益针对平民。

在此情况下，实际上一些方面忠实履行义务为其它方面犯下新罪行创造了条件，其中最可恶的罪行是破坏了得来不易的希望。决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决不能允许阿富汗发动的解决冲突的连锁计划遭到破坏。

我们不是在向任何人抱怨。我们有办法把事情办好。但我们对联合国负责，因此我们向它发出呼吁。

我们建议，召开一次联合国秘书长主持的由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参加的会议，讨论遵守《日内瓦协定》的事宜。把直接有关各方的代表请来参加这样一次会议也将是适当的。

联合国深深介入主要国际问题的解决突出了对新的核查和监督机制的强烈需要。我们建议对在联合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国际监测和核查机构的设想加以考虑。

该机构的职权范围可以非常广泛裁军和安全的所有方面正在越来越成为多边和真正国际性的进程。监测和核查机构也应当国际化。

许多国家感到有这个需要。因此，日本正在为世界范围的核爆炸地震监测提出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观点。法国提出了建立一个国际卫星监测系统的想法，这我们认

为是合理的。

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想法，但怎样才能贯彻它们？自然，最理智的方法是使它们成为将在联合国主持下或在其结构范围内运行的世界监测和核查机制的一部分。

核查不再是企望发生的事，而是我们时代必须做的事。在我们的时代必须寻求发展符合现代要求的社会的途径和方法。当然，这对社会主义来说是如此，但这也同样肯定地适用于其它社会政治制度。当我们在改变我们自己和国际利益的时候，我们有权指望别人也进行同样的改革。

分清好坏，辨别正确与错误的选择、辨别成就与堕落，我们在判断过去时毫不留情。自我批评是相信人民和想要人民相信自己的政治家的典范准则。但我们期望向国际社会发言的某些国家的领导人在评价过去时也同样进行自我批评。

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周年的年头里提到这一点是适当的，一些国家正以重申法律的最高地位纪念它，另一些国家以宣扬自己的毫无差错来纪念它。

我们可以列举无数尚未被在此发言的某些人所代表的国家批准的有关人权的国际文书。我们可以谈到在这些国家里持续违反公民权利的作法。但我们宁愿谈论我们自己。

法律凌驾一切是我国政治复兴的奠基石。建立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国家也对我们的外交政策产生直接的影响。

我国正在建立一个制定和通过战略性外交决定的宪法批准的机制。诸如军事预算、军队在国外的使用和武装部队发展中的革新等问题也将受到宪法和法律的检验。

就我们而言，法律凌驾一切和使我们的社会民主化的政策是不可分割的。一个基于法治基础之上的国家的出现与伸张作为人类生存的标准国际法凌驾一切的世界范围的意愿联系在一起。在普遍安全的政治军事、经济、人道主义和环境保障中，我们认为法律保障最为重要。

从基于法治之上的国家发展到基于法治之上的世界——这就是运动的逻辑。

这条道路的起点可以是为国际法的发展制定一项主要的长期计划。其主旨可以表现在“通过法律实现安全、信任和合作”的格言中。

我们也必须在所有国家对联合国的主要法律机构采取共同方法的基础上坚持不懈地努力加强国际法院的有效性。完成有关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行的法典的编制工作将是一个重大步骤。

法律的作用也许没有比在确保选择自由方面更为重要的了，而选择自由乃是新的政治思维的关键。因为在国际法持续遭到违反的情况下，人们怎么有选择自己道路的任何自由——正如在南部非洲、中东、中美洲和其它地方所看到的那样呢？

选择自由不能局限在意识形态边界或地理区域内。它不能被“十字军东侵”所阻止；它只能被承认。它是绝对的，我们对它的尊重也同样是绝对的，不论特定国家的倾向如何。

通过把选择自由定为新政治思维中的关键环节，我们希望用这把钥匙去打开许多迄今为止任何紧锁的大门。承认利益的多样性、普遍人的价值的优先地位和政治手段在解决国际问题中的首要地位，以及以对话代替对抗——新政治思维的这些和其它成分已经带来了大量的和我们相信是不可逆转的积极成果。

然而，政治审讯的火焰仍在世界上燃烧，一些人企图对由于自由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而被指责为信奉异端邪说的国家和运动处以死刑。导弹式的思想意识挥舞着中世纪的大刀阔斧，残酷地向这些国家和运动砍去。我要强调指出，我国同情那些追求选择自由的人们。

为什么伟大的美国人民可以有自己伟大的梦想，为什么古巴或尼加拉瓜人民、安哥拉或越南人民、埃塞俄比亚人民则被剥夺了有自己理想的权利？为什么巴勒斯坦人民不能有自己的家园？为什么其他民族、国家及运动要受到大国恃势骄横态度的屈辱？苏联既不放弃自己的社会准则，也不否认别人有自己准则的权利，并继续尊重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自决、摆脱经济奴役和政治从属地位的愿望。与此同时，苏联支持国际关系的非思想意识化，支持在外交政策和外交事务中排除占主导

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分歧的因素。 苏联期望别的国家也这样做。

苏联希望人们认识到同心协力的问题与人类生存的问题是一致的，并希望维护和平政策的力量压倒历来使用的武力政策。

把人类分为大国和小国也是历史遗留下来的。 如果要保留“大国”一词，其含意只是指对世界上其他国家负有重大责任。 世界势力范围的划分和重新划分，从历史角度来看是毫无意义的。 今天，我们大家必须只有一个势力范围——我们这个地球。 如果我们对破坏性发展的危险道路的影响被分裂为不同的集团和体系，地球就会毁灭。 因此，苏联领导人一直试图按照各国共同分享的利益的优先次序，更深刻地重新解释渊源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阶段和普遍人类社会准则之间的互相关系。 我们认为，和平共处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原则，并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

日益多样化的世界正在走向严格的多极化，这种多极化必然要予以巩固，使两种不同制度的竞争能够采取非对抗的形式。 如果愿意的话，这也不失为一种选择，这种自由产生于新的政治思想及其辩证法，使各种政策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检验。

但似乎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接受这种自由。 一些人顽固地抱着分裂主义思想，企图阻挡离心力的行动。 结果，许多值得庆祝的日子都没有出现在今年新的和平日历上。 例如，纪念缔结关于削减百分之五十战略武器条约的日子就没有包括在内。 由《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规定的实际裁军的速度随着谈判的进展，正减慢下来。

我们曾经似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核查问题。 但由于我们的谈判伙伴采取了消极立场，这个问题又出现了。 看来俄国谚语“既要信任又要核查”只适用于苏联而不适用于美国。

我们再次要求美利坚合众国重新考虑其关于核查削减和销毁核武库过程的态度。 因为核查是比对双方是否遵守条约义务的技术检查更为重要的事情。 这是诚意和诚实的有形表现，没有这一点今天就无法制定政策。 另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是，1988年未能达成一项禁止外层空间武器的协定。

我们原来完全有理由希望在1988年签署全面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全球公约这样一件永垂史册的事情。大多数复杂的基本问题确实已经解决或接近达成一致意见。但拖延造成的巨大困境再次堵塞了通向胜利的最后一步。与此同时，由于缺乏进展，化学武器扩散的惊人趋势以及我所称之为的对化学武器的默许正悄悄地开始发展起来。

我们并不反对探求别的方式。对于美国总统昨天提出的关于召开《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当事国会议的建议，苏联采取积极的态度。同时，我们当然认为起草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工作将继续进行下去并予以完成。

核裁军进程的开始使常规武器力量和军备，包括海军军备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人们也对此寄希望于今年。《华沙条约》国家提出的大量裁减两个互相对立的政治、军事联盟的军事力量的方案使这一问题进入了实际解决的轨道。

我们的目标很清楚，即，使双方的军事力量和能力足以用于防御，而不足以发动突然袭击或进行进攻性作战行动。

还有一个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最现代化的常规武器越来越容易得到。由于这种武器技术上很先进，使用更加方便。现在已不需要在专门训练方面化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任何人都会使用这些残酷的玩艺。换言之，常规武器正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变成过多的人手中的通用工具。这种尤其是在区域性冲突中具有典型性的危险形势，要求我们作出共同努力以限制国际武器市场。

制定未来谈判工作的权限也需要共同作出努力。我们与我们的盟国一起，一直在寻找解决办法，以达到更加接近达成总的协议。

关于尚未实现的希望问题，我们必须指出在解决一些最紧迫的问题，例如中东和中美洲问题，以及一些其他问题方面，仍然缺少进展。

现在所需做的事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起码的常识要求人们必须把各种力量的团结置于分裂之上，必须把建设性的对话置于破坏性的怀疑主义之上。我们谁也不能再把时间浪费在相互挑剔、相互指控和指责上了。地

球受到日益严重的破坏是对世界现有分裂罪状的裁决。

正因为这种分裂使一九八八年的日历有许多页成为空白。由于相同的原因，今年有过许多阴沉的日子。

这也许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对我们的环境造成威胁的严酷现实——这是迅速逼进的第二条战线，其紧迫性不亚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威胁所造成的紧迫性。

我们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在没有全球性控制的情况下，人类所谓的和平建设活动正在演变成对地球上生命的根本基础的全面侵蚀。

我们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曾经猜想的：主要以军事防御手段为基础的国家 and 普遍安全的传统观念现在已经彻底过时了，迫切需要修正。

面临环境灾难的威胁，意识形态上的两极世界的分界线正在消失。生物圈不承认分裂成不同集团、联盟或制度。所有人都处于同一气候系中，任何人都无法建立自己独立和孤立的环境防御线。

人为的第二个大自然——技术圈——表现出非常的脆弱。它许多失灵所带来的后果正在变成国际性和全球性的。

环境危机正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向外输出，毒性技术、设备、产品和废料正在通过许多经济关系的渠道公开或秘密地扩散。

有人正在蓄意将第三世界人口稠密地区变成毒性废料的倾倒站。

在这种情况下，试图阻止蓬勃向上的国民经济发展，以经济压力压垮假想的敌人等于自杀。这是石器时代的观念。

一些国家正试图改造其能源工业，并且采用节省资源和免除浪费的技术以使世界变得更安全。企图阻止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是毫无道理的。

我们向美国以及其它国家建议取消一些计划中或正在实施的军事项目，并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建立一套环境安全的国际制度。这种做法就明智得多了。

今年的所有环境灾害使得共同作出协调的努力，制定一项合理的管理环境的全球战略成为突出的任务。

我们所有人，我强调所有人，需要一套国际方案，监管经济活动中所包含的风险，并且改而采用对人类和自然都无伤害的替代技术。



我们需要用来拯救我们地球的办法，而不是摧毁它。

我认为世界社会有这种办法。但它必须以下列为补充：第一，采取行动的意志和愿望；第二，国际生态合作的有效机制。

很清楚，在这一领域，没有新的政治思维这个工具，就会一事无成。同样，在这一领域，必须强调时间因素。我们拥有的时间太少——很少——而问题堆积起来很快，解决得却很慢。

即使是贯彻已通过的积极的决定也需要许许多多多年。仅消除中程和短程导弹就需要连续努力三年，而该条约的整个执行过程则需要十三年。这使我们今天要义不容辞地作出负责任的决定。

我们的不利因素是什么？数万枚核弹头和数十万吨有毒的物质；堆积如山的常规军备；臭氧层出现漏洞和不断受侵害的生物圈；温室效应和不可再生性能源的耗尽；吞噬绿色世界的酸雨和沙漠；森林大火和洪水；大海干涸、动物群死亡；伤害各国人民的恐怖主义和对大自然的侵犯。

我们的有利条件是什么？世界日益成熟，已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提出和解决全球性问题：世界性的“绿色和平”运动日益扩大；环境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持有共同的观点，他们作为环境保护主义者越来越活跃，华沙条约缔约国的文件以及帕格活希运动最近发出的呼吁表明了这一点；以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世界委员会准备的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的关于克服环境灾难的环境复兴模式；证明了有可能从地球上消除破坏性增长的经验；为了人类的生存，各国在利用诸如热核聚变和超导等先进技术方面携手合作的经验。今年的年历上又增添了一个事件：来自许多国家的科学家成立了国际试验性热核反应堆研制中心，他们将为下一世纪的用之不竭的能源开辟道路，同时也为如何协调努力以造福各国人民拟订一个模式。

我们的有利条件还有，大家都认识到，少数国家垄断先进技术、不惜任何代价把其它国家拒绝于正在出现的科学—信息世界之外的企图，只会搬起石头砸垄断者

自己的脚。

我们的有利条件还有联合国，其高效率已被一九八八年所发生的事件生动地证明了。这些事件还表明了一个简单却很深刻的道理：当各国，特别是大国开始合作时，联合国的影响和力量就增加，重新显示出其最初目标的精神。

两头象踩草坪的寓言的确还很流行。里根总统昨天的讲话似乎表明草坪没有受到威胁。

我们不想打仗，而互亲互爱仍然是一个遥远的可能性。

但是说真的，世界社会已从苏美关系的改善中获益匪浅。

在这方面，我很高兴地引述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话。

他说，戈尔巴乔夫同里根的会晤向世界社会显示了一个自愿对话的范例。各国政府突然意识到联合国是一个谈判和解决问题的十分合适的场所。

正是如此。我只补充一点：它也是最恰当的场所。在过去，情况并非如此，而这过失不在于联合国组织本身。

让我们坦率直言，我说我们许多国家，特别包括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对于《联合国宪章》所载列的某些有关联合国的基本价值在某一时期黯然失色负有责任。现在，这些价值又在重新恢复它们原有的地位，为了将来汲取过去沉痛的教训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例如，苏联今天正在重新考虑它过去对联合国的经济机构的态度。特别是我们高度重视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活动，因此我们愿为加强该理事会的效力作出贡献。

对联合国的各个国际论坛保持冷漠态度不会给任何一国带来好处。在得出这样一目了然的结论之后，我们在扪心自问：我们的一些伙伴们是否应该重新考虑他们对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的态度？

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在加强联合国权威、巩固联合国作用、以及扩大和

丰富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功能方面为各国树立榜样。

在座各位都是我们联合国组织复兴开始的见证人。与此同时，我们也是这一发展进程的设计师。

我们应该作出协同努力进一步加强联合国对我们环境所遭受的威胁。进行斗争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应当在联合国结构内建立一个国际机制，就紧迫的全球性问题，尤其是各种经济和环境问题制定出紧急的决定。

苏联提议就如何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变成一个能够作出有效决定，保障生态安全的环境理事会的问题进行讨论。苏联提议召开一系列三领域紧急会议——当然是由联合国主持——以便协调生态安全领域中的努力：1989年召开一次专家磋商会议，讨论地球的健康；1990年召开一次代表各大洲和现代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不结盟运动大约15或20个国家领导人参加的首脑会议；1992年或更早，按计划召开第二届联合国环境国际会议，但无论如何，这必须是一次首脑级会议。

我们已经谈到了一个现实成就的日程，一个尚未实现的理想的日程、一个希望与未来计划的日程。

我们所从事的对今年的检讨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目的。构成目的是追求进步的内在道德原则和寻觅真理的政治需要，这种真理自古以来就倾向于变动，倾向于克服惰性。

今年充满着发展，也充满着发展减速的情况。这表明米·谢·戈尔巴乔夫说得正确，他说：

“一个复杂而在许多方面不寻常的局势正在世界上出现。我们处在一条崭新和漫长的道路的开端，它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前景和新的问题。”

究竟是进一步朝前发展的倾向还是停滞不前的惰性会战胜一切，会占上风？

答案在于放弃某些教条，那怕它们披着“永久”真理的外衣。我们必须为国

际生存制定一套新的准则，首先从思想和理智开始，然后跟随着旨在各国共同自救与发展的行为。

我们必须停止在庄严的国际论坛上说教布道，承认在国际对话中平等的原则。

至于“以实力求和平”的教条，我们让那些迷信过去背时的信条的人们去死守吧。历史的核心纲领是以理性求和平，这也是未来的戒律。

过去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是事实；然而，未来对我们的引力更大。“赢得空间的热爱，听从未来的呼唤”这一句诗的比喻具备了崇高政治含意。

我们对这一呼吁不能充耳不闻，让我们响应这一呼唤，真正团结起来拯救地球上的生命。

让我们现在就开始做。

中午12点55分散会。